摛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日知薈說卷一

臣王杰詳校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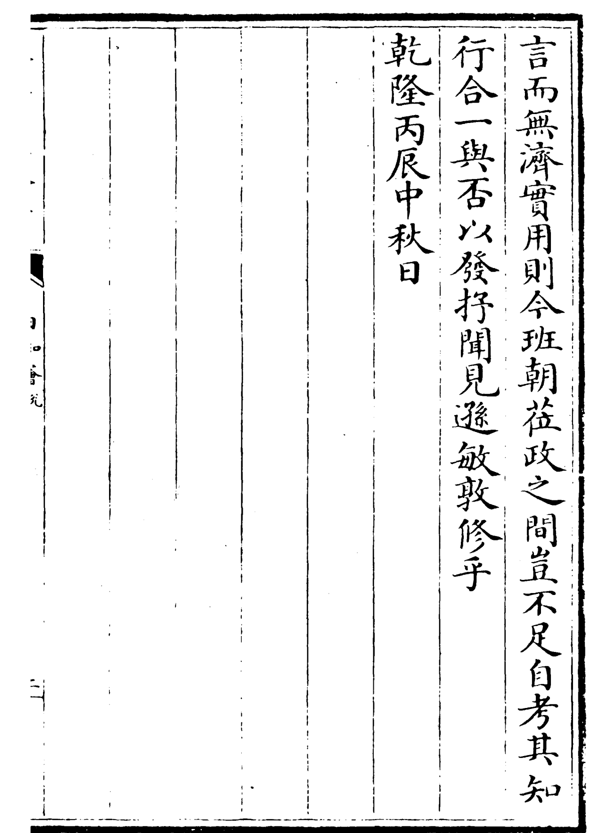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御製日知薈說序

日知薈說者取予嚮日日課所為文删擇編次合而錄之爰定之以名也予禀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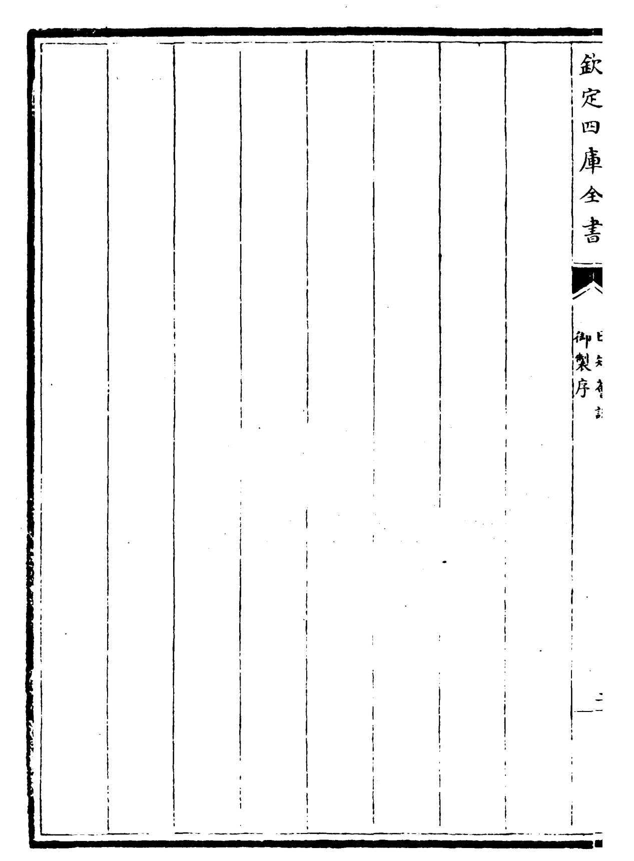
庭訓繼學書齋留連往復於六經四子之書求其義蘊精微旁捜諸史通鑑考定得失區明法戒以至儒先緒論詞苑菁華莫不遍覽雖究心探索饜飫其中然考之古聖賢躬行實踐之學蓋𢙣焉而未逮自十有四歲學屬文

至於今又一紀矣其間日課詩論襍文未嘗少輟積成卷帙瑕瑜各半踐阼以来萬幾待理豈復得如曩時專志篤學日與良師友敬業樂羣於翰墨之埸哉紬繹舊聞念兹弗釋因取其精去其疵録其正棄其偏合二百六十則釐為四卷而舉凡道德性命之旨學問政治之要經傳之淵源古今之事迹莫不畧見梗概夫日知之説出自子夏繼以無忘所能必所知者日新不失而賡續以極於高明乃為學問竅要若予嚮日所得尚非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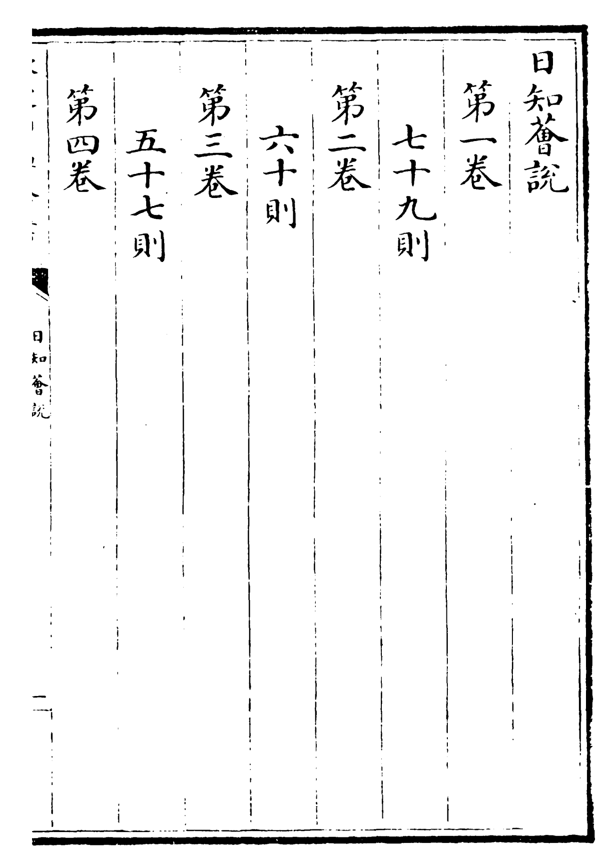


言而無濟實用則令班朝莅政之間豈不足自考其知行合一與否以發抒聞見遜敏敦修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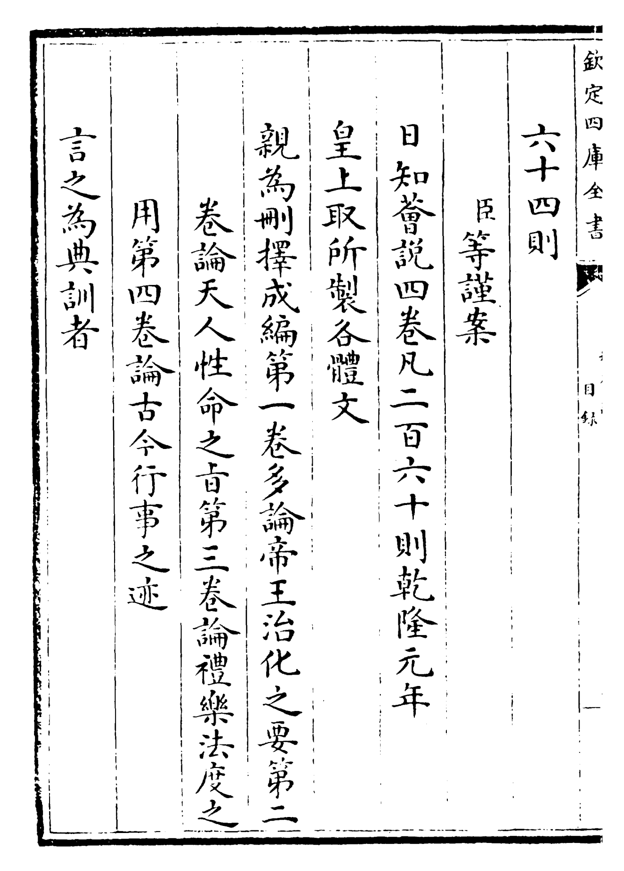
乾隆丙辰中秋日



御製序



日知薈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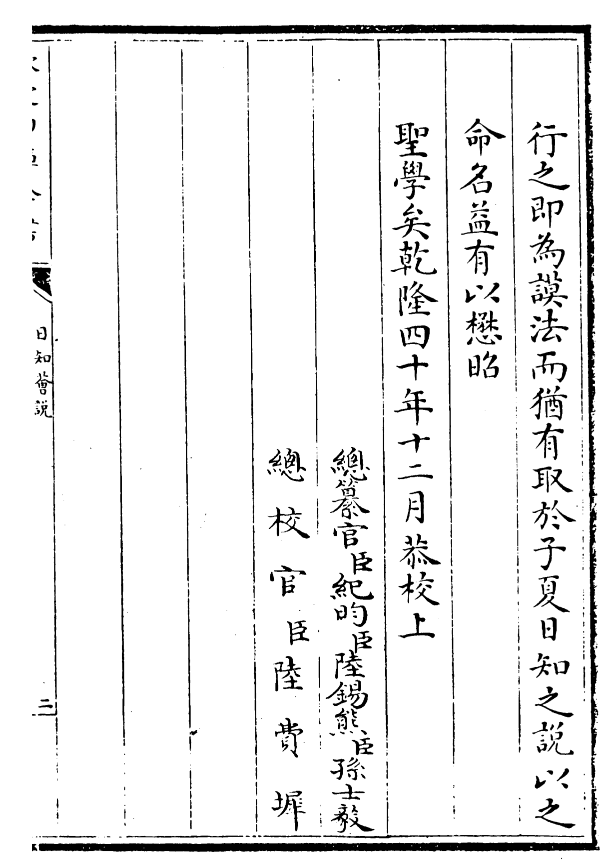
六十四則

臣等謹案

日知薈說四卷凡二百六十則乾隆元年

皇上取所製各體文

親為刪擇成編第一卷多論帝王治化之要第二卷論天人性命之旨第三卷論禮樂法度之用第四卷論古今行事之迹言之為典訓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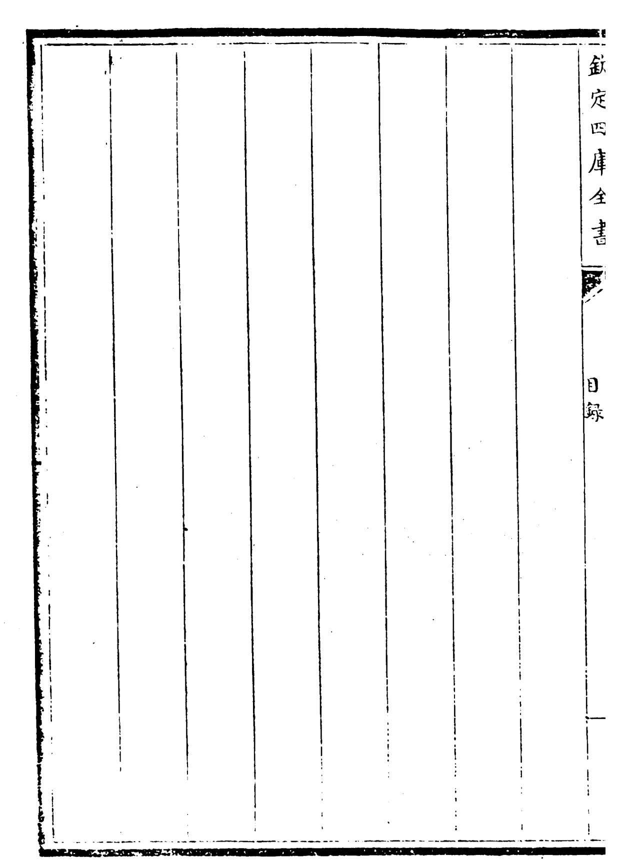
行之即爲謨法而猶有取於子夏日知之說以之

命名益有以懋昭

聖學矣乾隆四十年十二月恭校上

總纂官臣紀昀臣陸錫熊臣孫士毅

總校官臣陸費墀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四十九 子部

日知薈說卷一

天有四德以化生萬物而元為長聖人有五常以財成輔相而仁為首非元則萬物不得其生也非仁則萬物不得其育也聖人之化成天下亦不過宅吾身於仁之中而即用此仁以仁天下耳非别有一仁以為用也惟其一仁之所流貫故能徧覆包涵運量萬物而有餘不然者挾有我之私而術以馭之恩以結之豈足以聯天

下之情哉

為天地立心亦曰立己心而已好生者天地之心也帝王必全具此心而後有財成輔相之事儒生即不能見諸事而不可不充滿此心之量所謂為天地立心也

聖人之道與天同方天不以物有澆漓而廢其發生聖道不以時有隆替而失其正大然物之栽者天則培之尊聖道者時則治焉

先王制法以道誠民仁溢乎中敬行乎事大本既建綱

紀畢張故八表同風聲教曁訖而未嘗不始於寡妻之刑兄弟之宜程子曰有關雎麟趾之意然後可行周官之法度良以君人者立天下之極由親及疎由近及遠設施舉措必有其道也

克明峻德而黎民於變時雍天下歸堯之仁可想也濬哲文明而平成底績天下歸舜之仁可徵也雖然堯舜之心豈計及於天下之歸吾仁哉亦惟盡巳之所當為而巳巳之私不可有也則去之利不可好也則遠之忿

不可逞也則懲之欲不可熾也則窒之克之淨盡至於天理渾全由是而推之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如是而一家歸仁於心未足也一國歸仁於心未足也然則即至於天下歸仁其心豈敢遽自足哉亦惟是對越之忱保赤之懐要以終始而已故曰君子體仁足以長人

董子曰萬民之從利如水之走下不以教化隄防之不能止也教化之要莫先於禮記曰以舊防為無所用而

壞之者必有水敗以舊禮為無所用而去之者必有亂患其言可味也蓋禮之設內而制心外而制身當其無事視為無用猶無水之坊欲去之者多矣不知人欲横流甚於水之氾溢其勢不可底止且水敗止於一鄉一邑而民患將胥天下而及溺焉可不慎乎

網無綱則不張無紀則不振綱紀誠設漁人舉手而措之魚斯得矣天下一網也郡縣都邑百司庶務皆環以待舉者也紀綱具在君正其心以布之治斯成矣故網

非無綱紀也無漁人之手以張之則不能得魚天下非無綱紀也無至正之心以主之則不能為治董子曰人君正心以正朝廷正朝廷以正百官正百官以正萬民正萬民以正四方可謂知政本矣

成王之勉周公也曰亂為四輔公之勸王也曰亂為四方新辟既勉王以作周恭先又自勵曰作周孚先君臣之間動色交警而公之欲以孚信率先夫後人實為臣之極則也蓋惟孚然後內無愧於心外無愧於人忠愛

之心皆至性所流出望王之為新辟孚也望王之為恭先亦孚也公之多才多藝輔定王家容有人所不能及者而公之孚則人人可勉苟盡乎孚則雖未如周公而已與周公同其本矣

人君之職惟用人為要亦惟用人為難苟得其人則天下雖大而不難理然必求德全才備之人而用之則天下之人才告乏而職有所曠夫惟量才以授職而又豫造其材以儲之斯朝無乏才而國亦無廢事周書所謂

三宅三俊者是也雖然用人固人君之要務而知恤尤用人之大本人君苟非朝乾夕惕敬天勤民以居心則未能志氣如神雖欲辨其孰為克即宅孰為克即俊豈可得哉彼寄耳目於小人以為聰明者其所謂宅者非宅所謂俊者非俊也此知人則哲之為難而明目達聰之有其本也

今之知人其難十倍於古蓋官職日增人情日巧故也

説者曰人主但求賢宰相而宰相又求監司監司各擇

守令夫所擇之相即賢亦安能盡天下人材而悉舉之哉故祗可令宰相監司各舉其所知以貢於朝人君審察其可者而授以職事焉且為臣者或可不知而不舉而國家一職苟闕必須以一人任之君人者又將誰諉哉亦惟公以居心虛以接物明以燭情寬以宥過酌輕劑重舍短取長庶可分猷助理耳

好賢之心實不可少替然以受人欺為是則受欺之多必將一反其所為並好賢之心有不得不替者況以易

受人欺之人而好賢則其所好者可知必不能實得賢以好之矣程子此言猶當斟酌其是非也

論者率曰鄉舉里選必當行夫公卿聚之於朝選而用之猶有濫焉況鄉里之所舉乎如以鄉評為公廷論為私是疑數人之欺而信千百人之不我詐也唐元宗以宋昱為選事進士劉廼遺昱書曰禹稷皋陶同居舜朝猶曰載采九德考績亦九載近代主司察言於一幅之判觀行於一揖之間何古今遲速之不侔廼之言未嘗

不娓娓可聽然亦未及所以取士之方也如曰久而觀其效則官使之人職業又未可以久懸也獨其不重辭華似崇本務實之論然必以是為極則人之心術德行一時固不能深知而先失其衡文之準矣夫言為心聲有言者不必有德安保無言之必有德哉

北魏崔亮立停年格唯問年勞不簡賢否失人之刺與焉然此法既立之後雖有英君察相不能更革者何哉循法則易為力更法則難為功也至唐以身言書判四

者為凖始集而試觀其書判已試而銓察其身言較亮法為少優然去古制遠矣濟世之略存乎心非係乎身之豐瘠也澤民之志隱乎衷非係乎言之辯訥也經世之文見乎辭非係乎書之工拙也牖民之具根乎德非係乎判之敏鈍也若必以此四者為凖則杜預之身不跨馬當見棄於晉武周昌之期期當不用於漢高王導之書不如羲之何以為中興賢相司馬光不能四六何以為有宋名臣由此以觀取人於標而棄其實者唐之

銓法也然則如何而可曰人君清明在躬正已率物慎簡大臣以主銓選不次以彰廉能依格以勸年勞而僉壬無所施其巧吏胥無所容其奸斯可矣

祁奚能舉善君子稱其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親夫舉讐猶可舉親其難也庸人之庇其親而薦引惡其讐而疎斥者固非所以擬君子然君子而以名為重者多矯情以舉讐割愛以避親此其跡與所謂庸人固大懸絶其為私則一也何則親者我也未能無我必蘄忘我既

蘄忘我即不能無我果其無我安知有親舉其善而已矣

漢命造乎高祖唐業創自太宗二君皆以用賢為急務而陳平馬周之遇且賞其舉之之人後先同揆誠有足傳者然陳平才有餘而忠厚不足且魏無知其故人也若常何之於馬周家客已耳輙知其賢命代草封事因以實對而薦之其作合為尤奇況周性甚正必非有求於常何也雖然使當其時太宗不問問而不名名而不

用周之賢固無從而顯也惟太宗虛心好善遣使催促即拜監察御史於是馬周有遇主之感常何有薦賢之名太宗收得人之效一舉而三善備者此之謂也

山公啟事當時傳為美談余謂濤擇才資可為者是矣而先啟擬數人得詔旨所向然後顯奏之是不亦因避嫌而失大臣體國之義乎後世諫君而焚草者未必不由乎此然較之攬權市私與夫庸碌無能不辨賢奸者奚啻霄壤哉

自虞廷九官有命商制六太有先而周官董正訓廸設官分職以為民極六卿攸掌昉於此矣後世雖名制屢更代有損益然六卿為百僚之倡六職為百務之總亦猶天地四時終萬古而不易成王之命百官曰六卿分職各率其屬以倡九牧阜成兆民夫六卿同事王朝職有攸分而治惟一治以言其職則所掌不同以言乎治則總以阜成兆民為事耳天地以四時而成歲功然四時各一其時錯行而不悖總以布天地之化六卿之職

亦視此而已矣

人君莫善於以天下之大為聰明莫患於以一二人之私為耳目以天下為聰明者聖王之公心也以一二人為耳目者庸主之私智也以公心處之則雖薄海之大遐陬之遥不出吾照臨之中以私智處之則一二人之外一無所見而此一二人者輙蔽惑聰明專擅權勢則終於昏暗無知而已矣

賢君不世出名臣亦因主而顯君臣之間在乎誠意交

孚大公至正而已矣周世宗嘗言太祖養成王峻王殷之禍故羣臣有過則面質之有功則厚賞之用是文武各盡其能畏威懷恵其知公正作孚之道者哉

大臣者坐而論道啟心沃心以國家之安危生民之利病為念而不屑屑於小廉曲謹所謂先天下之憂而憂而其憂之也必有安民之實政後天下之樂而樂而其樂之也必有保治之訏謨故廉非人臣之極詣周禮六事廉為本原以考小臣耳大臣未有不廉而未嘗以廉

責之蓋以廉不足盡大臣之分而進思退思之際必更有垂紳正笏不動聲色而措天下於泰山之安者不然小臣尚以廉為本豈大臣而可簠簋不飾哉

唐楊綰相代宗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減聲樂黎幹省騶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蓋綰之清名儉德其足表率乎人者如此然當是時天下之弊政多矣代宗方倚之釐正紀綱乃終綰之相寂無聞焉則綰之清名儉德不過自善其身而非撥亂救時之相也

唐太宗自謂以五事自勉獲致成功然考貞觀之政其行之悖於此者多矣獨虛懷納諫為自古帝王所罕有顧不歸美於是焉豈其歉然不自足者乃其所以好之篤而其侈然自信者究未有以驗之深乎

朝有諍臣讜言日聞非其臣之良實其君之明也唯諾成風阿諛日進非其臣之辜實其君之過也君有過而臣言之臣有言而君聽之天下後世不嘉其臣而嘉其君以為進諫者臣之職受諫者君之德也彼逞己私拒

直言過失叢滋禍延家國而不悟者獨何心哉

羅從彦有言立朝以正直忠厚為本正直本於忠厚則逆折奸私而不為刻忠厚出於正直則保全善類而不為黨古之君子如汲黯之立朝闢公孫弘張湯則所謂正直者也耶律楚材每言事太宗曰汝又為百姓哭邪則所謂忠厚者也然黯末始不忠厚而楚材亦未始不正直是以後世均稱為名臣

三代以下漢文帝之於賈誼武帝之於仲舒皆知其賢

而不能大用唐德宗之於陸贄宋欽宗之於李綱急則用之緩則舍之而究亦未竟其施夫惟君臣同德用賢而賢得展其才若唐太宗之於房魏其庶幾乎

人臣事君苟無確乎不拔之守雖有猷為烏知不以為干進之階殃民之具漢之桑弘羊張湯宋之王安石輩何嘗無才惟才不軌於正而無守是以僨轅敗犢雖百誅是人而不足以償其失故用人之道與其有才而無德毋寧有德而無才為其不忍圖已之私而敗民之事

也

孔子告哀公以取人之法曰無取捷捷無取鉗鉗無取啍啍而繼之曰士必慤而後求智能者焉夫智能才也慤德也天下之士豈盡兼有才德者哉其兼有者固其上也不然或才勝德或德勝才吾寧取其德勝者焉此孔子之教也

築室而經理爰謀之不預是無志也何以成翼翼之觀為山而畚簣築削之不加是不勤也何以有巖巖之象

為臣者以惟和惟一者崇其功進思退思者廣其業亦如是而已故必勵乃志策爾勤無致三年不成功虧一簣之譏焉

人君為政必自養民始養民有道在擇其牧民者耳是故除刑罰不如刑得其平蠲賦歛不如賦得其正其平其正不繫於上而繫於牧民之官且上下蠲租之條而遠鄉僻壤督催益切者有之矣上降欽恤之詔而窮黎嫠婦恩澤不霑者有之矣惟牧民者一得其賢則民隱

上達君恵下施天下不治未之有也

人臣有權乃人主所大忌然奸臣擅權國祚是移與庸臣避權委靡充位迹雖不同其為國家害一也惟忠良之臣公爾忘私國爾忘家有權之名正所不避夫然後足以安社稷而庇生民不然者旅進旅退竊取利禄主忌則去矣奈天下何故忌其臣之有權者常出於中材之君若英君誼辟未嘗不假臣以權以資治理而君未嘗失權臣未嘗擅權也夫其假之以權之中即有制其

擅權之道又豈中主懼臣之有權而別求監制伺察之
術者所可比哉
王道仁漸而義摩禮陶而樂淑其出也有源非無本之
治其施也不匱非終日之謀天地資生而資始聖人引
養而引恬夫是以皡皡熙熙相忘帝力於何有猶之人
日事乎挹注而不知水之利我孔厚也若夫霸者之驩
虞殆如溝澮之盈涸可立待又安足語井養不窮之道
哉

古昔聖王立教化之防昭仁義之則百姓和睦遵道遵路海隅遐陬罔不率俾者非强民以所不能實道民以所固有民之所固有者其身自父母生之其性自天地賦之聖王推已之孝以興民孝而教敬教愛初非離諸已而資乎人此至徳要道所以為百行之本也故聖人以孝治天下亦盡其性以盡人之性而已矣

過剛必屈過明必暗威褻而民習狃以輕法苛察而民巧詐以欺上是吾之所恃以為畏與明者正吾之所以

不畏不明也呂刑曰德威惟畏德明惟明洵探本之論
周公告成王治洛曰明作有功惇大成裕嚴中有寛也
成王告君陳治洛曰寛而有制從容以和寛中有嚴也
蓋周公之治在殷民未服三叔流言之時故必治之以
嚴而濟之以寛至君陳治洛之時殷民已久服周公之
訓格其非心矣故治之以寛而濟之以嚴成王周公之
意與文武之一弛一張何以殊哉
人君以敬天為心則必不敢慢其臣人臣以敬天為心

則必不敢欺其君君臣一德而天功亮天功亮而治化成夫然後天為民而作之君君為民而命之臣均無忝矣

宣王不藉千畝虢文公進諫以為民之大事在農上帝之粢盛於是乎出民之蕃庶於是乎生事之共給於是乎在和協輯睦於是乎興財用蕃殖於是乎始敦厖純固於是乎成可見天子受萬方之奉必當推本其所自敬天在於勤民修已乃以事親知稼穡之維艱體豳憂

而無逆宣王中興之賢君尚忽於此無怪乎後世之以宴安遊盤而廢弛此典者多也夫惟聖明之君小心翼翼勤民事體天心而敬誠不怠恒舉耕耤之典良由知此為百務之先化民之本也其致雨暘之若豐稔之徵不亦宜乎

古大臣之忠愛其君者莫要於防微杜漸去其侈心以永保夫君德蓋君心者民俗之所由成君心正則天下咸歸於正孟子所謂一正君而國定也

君人者代天而子民臣工又佐君以亮天功者也故位曰天位職曰天職君奉天而臣奉君必幾康是勅内無一念之敢荒宵旰是勤外無一事之敢曠而猶歉然不以為足者此其所以感天地通鬼神馴致至治馨香福禄永綏皆君與臣共之也

鼂錯曰爵者上之所擅出於口而無窮惟其易也故嬖倖干焉諂邪進焉其邀榮寵希賞賚中君人之好者極盡其術名器既濫流品雜投天下事至不可復問君人

者何苦設禄位以招匪人敗亂國政方以為報其勤也豈不哀哉

三代以下稱漢文帝唐太宗為賢主然漢文知人不足而安民有餘太宗知人有餘而安民不足就其似者論之雖各有其長而欲媲美於虞廷之知人安民難矣

天以陰陽五行化生萬物四時宣其氣百昌欣其榮而於穆不已之理主宰其中者本至易而無難也地有山川河嶽涵負萬類飛走動息之各安其居發生長養之

各順其序而安貞順應之德根柢其内者本至簡而無繁也樂由天作其極也如乾之易禮以地制其極也如坤之簡是故行綴兆興羽籥作鐘鼓非所謂易也几筵升降酌獻酬酢非所謂簡也本之於中者和而愛則聞其樂者皆知親其親本之於中者和而敬則見其禮者皆知尊其尊尊尊而親親易簡之化也故樂至則無怨禮至則不爭爭則由於不簡也怨則由於不易也豈所語於聖人之揖讓而治天下者邪夫不能極禮樂之至

則不能易簡不能易簡則不能化成天下彼淫樂慝禮之日興無論矣即規規於器數儀文之末而不得其本原輙曰我能興禮樂也豈有當哉

天使陽出布施於上而主歳功使陰入伏於下而時出佐陽於是乎天地交泰陰陽訢合萬物發生王者財成輔相默協化工亦維是節宣天地之氣調燮陰陽之宜耳故周官所謂天産動物是也所謂地産植物是也動之屬為陽故作陰德以濟其虛植之屬為陰故作陽德

以抑其盈此先王之世所以民登仁壽俗躋純熈山不童而澤不竭胎不殰而卵不殈物各遂生人無缺養豈非上下與天地同流者哉

上下與天地同流天地聖人之本一也故天地無心而生萬物聖人無為而化萬民非無四時之運六府之修也化以藏往神以知來過化則誠在事先存神則物隨心感神與化曾何天地聖人之有異哉

聖人之文所以化成天下是故法離之明則以聯天下

之情法良之止則以定天下之分敘五典秩五禮六德所以培其根也六藝所以達其枝也有本有文行之必自其身教之必由其道禮樂百年而後興王者必世而後仁不可躁也不可偽也後世人君若漢武之求遺經明帝之幸辟雍唐文皇之興太學宋理宗之尊程朱謂之為興文教則可謂之為化成天下之文則不可叔孫通起朝儀不過捄一時之弊而已通固非修禮之人而高祖時亦非修禮之時也惟文帝承平康之後躬

明揩之資休養生息天下無事所謂禮樂百年而後興者此其時也而不能舉道德之士與先王之法尚守通舊儀因循歲月坐致典文湮鬱讓美三代誠可惜哉

貴賤有等上下有别章服有制進退有度禮之節文也先王行禮之節文而清明在躬志氣如神與天地同節故民莫不知和敬矣羽籥干戚以奏之屈伸綴兆以舞之金石絲竹以宣之翕純皦繹以成之樂之節族也先王奏樂之節族而淡而不傷和而不淫與天地同和故

民莫不知和愛矣和而敬故秩然有文皆知尊其尊和而愛故雍然成象皆知親其親尊尊而親親則四海之內兆民之衆有不化行俗美者乎自是厥後禮樂不修士生而目不覩進退揖讓之儀耳不聞六律五音之盛其有攻乎禮樂者縉紳之儒視為一藝朝廷之上亦視為末節而偶用之於祭祀宴饗其所謂和敬和愛者何在又安望其能䆃民而成教化哉故叔孫通之禮非先王之禮也祖孝孫之樂非先王之樂也欲治天下者必

在於興禮樂興禮樂必在於修其親遜致其和愛是教化之極也

居蔀屋者不知天之高登泰岱則知之泛潢池者不知水之大望滄海則知之修王道者欲得其門户舍窮經曷由哉

先王之政固不可泥於必行要必識其為政之方與其所以施行之意而謹守之以為制治之本故同一什伍之政也周先王用之以仁民使之出入相友守望相助

疾病相扶持秦用之以虐民使之一人有姦隣里告之一人犯罪隣里坐之夫什伍之政豈能仁民虐民哉周秦之心各别耳

光武起自南陽甫誅新莽天下未定即思所以養治之方先訪卓茂授以太傅而封之且名曰褒德侯光武豁達大度同符高祖得人之盛不免遜於漢初然有善於高祖者非獨能保全功臣也興教化重農桑使天下甫出兵戈焚溺之苦即有遂性樂生之心則又高帝所不

能而必待文景者也以創無守吾於光武見之

太宰統百官其專司也而以九職任萬民則司徒之事而仍為太宰所統也太宰之均四海於凡九職之事九職之民莫不使之安其閭里足其衣食無游手以失職者無饑寒以失業者無背禮而棄義者無奇巧以惑衆者夫如是則敷天之下罔不率俾五穀以時庶物遂生所謂因民之利而利之而民之衆利已無窮矣或謂周禮為理財之書雖太宰亦掌其事不知先王言利利在

民後世言利利在官安可以後世附會之說誣先王之良法美政哉

劉晏領度支凡事存經久之見而不計小費推之以權鹽鬻榖其出納之權必委士類以養民為先事必於一日中決之以防胥吏之弊用能為唐世言利諸臣之最論者有取焉則夫以義為利恵而不費國用以裕而民獲盈阜之賜者其經國大猷更何如耶君子是以讀大學而識生財之有大道也

周禮天府掌祖廟之守藏與其禁令凡國之玉鎮大寶器藏焉獻民數穀數則受而藏之先儒以為重民穀之事與玉鎮大寶同而余則以為有過之無不及也何則國以民為本民以食為天民食足而後教化興教化興而後國治安國治安而後祖宗之器得以常守而弗墜是民穀之數重於守器也且欲周知民情莫若周知民數欲周知民數又莫若周知穀數蓋能周知穀數則歲之豐歉可稽民之生齒可考由是均其土壤定其邑里

秩其多寡平其政令舉天下之大而燭照數計兼并者無所容其巧也先王於其登獻之時必拜受而藏於天府不以是哉

月令所云来歲之宜即象魏所布之政先王治民原不期於朝令而暮改也宋室行新法舉周官一歲五歲三十歲皆有變更之法以附會其説謬矣

自古有一治必有一亂有一盛必有一衰此天運循環未始不由人事致之也致治之主其兢業恒凛於板蕩

之餘驕亡之君其奢泰常肆於宴安之日語曰君相不言命謂其有造命之權也若諉之天數之適然亦已過矣

孟子曰富歲子弟多賴凶歲子弟多暴國語敬姜曰沃土之民不材淫也瘠土之民莫不嚮義勞也語若相反而實相資孔子曰民可使由之夫可使由之則無論富凶之歲沃瘠之土而皆可迪於善豈非牧民者之責乎牧民者能以父母視子弟之心視民則無論家之貧富

年之豐歉皆欲導之以善故歲富而民不至於淫歲凶而民反習於勞土沃而多賴以為善土瘠而不陷於暴亂若聽民之轉移而無以化導之則歲非富則凶土非沃則瘠必至無一為善之民矣孟子敬姜之言謂民之自為也余所論則牧民者也

論者咸曰井田必當復封建必當行鄉飲酒禮必不可廢三者之中尤以井田封建為要不知欲行井田而致亂者王莽也行封建而致叛者漢七國之難發於景帝

也以鄉飲酒禮為可少緩而行之反無大弊者唐元宗之令州縣是也然考元宗時先王教養之法一事無有而獨取鄉飲酒禮行之是不過博遵古之美名耳誠何益哉

軒轅氏命伶倫取嶰谷之竹斷兩節而吹之以為黃鍾之宮制十二筩以聽鳳之鳴其雄鳴為六雌鳴亦六比黃鍾之宮而準隔八之法以相生六律之義所由昉也六律定而度量衡莫不定焉六律所以為萬事根本而

黄鍾又六律之根本也蓋古之聖王其為民之計至深遠矣為之食以救其饑為之衣以禦其寒處之宫室以去其昏墊董之學校以化其澆漓猶恐其相欺也為之斗斛權衡以信之相奪也為之城郭甲兵以衛之司徒修六禮以節民性明七教以興民徳大司樂以成均之義教王胄子與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及凡民之俊秀所以作君作師既富方穀者也然其法天時興地利蕖人和以興作勞息莫不以六律為之根本授時以歷而歷

本於律齊民以政而政本於律是故分至寒暑之各應其時而歲月日時無差也九十分黃鍾之長一為一分各自其十以登於引則度之長短皆得也黃鍾之管容子穀秬黍中者一千二百為一龠十龠則合積而至於斛則量之多寡不忒也一龠之重十有二銖倍之則兩十六兩為斤三十斤為鈞四鈞為石則衡之重輕不爽也黃鍾正則六律正六律正則萬事成夫天下至大也萬事至紛也以一人齊萬事執此以往莫之或差也此

古昔聖王所以能一道德同風俗也與

周禮寓兵於農時無養兵之費然以戰陣之事教耕鑿之民日教之則勞月教之則疎而當時不見其害者以處之得其當也大司馬掌四時之田仲冬大閱前期羣吏戒衆修戰法則春蒐夏苗秋獮視此矣數月之中而以數日修戰法則民不勞前期試之則民有餘暇必朝夕自試於坐作進退刺擊之法可知

常平社倉之設均貴乎得人然常平在官社倉在民在

官者法立而事權盡一在民者情私而弊竇叢生其理易明也且天下州縣不過千數百而州縣中村社何止數萬求千數百賢能之人猶難而況數萬乎使州縣皆得賢能之員察民之有災而先為申報當民之饑饉而即行賑貸則常平之粟固足備而常平之利亦無窮社倉雖有利亦何必行之哉

宋曾鞏之議賑也以為有司建言請發倉廩壯者人日二升幼者人日一升但日不可以數計人不可以枚舉

如以十萬户待食十閲月將何以濟且給受之際有淹速有均否有誠偽會計之擾辦給之煩措置一差皆足致弊故犖又曰不如一舉而賑之設遇此大祲當賜錢五百萬貫以完其居貸粟百萬石以給其食既免日日就食之勞且無胥吏侵漁之弊而農得以修其畒畝商得以治其貨賄流通轉移一切得復其業而生生之計不窮況貸之於今而收於後則儲蓄之實無損實費者為錢五百萬貫而已然五百萬貫之錢一百萬石之粟

亦非荒歲一時所能卒辦者必也藏富於民藏穀於社使饑荒有濟水旱無虞一遇歲歉即以舉之議行之此又在爲政者平日經畫之得宜耳

唐開元二十九年立賑饑法令州縣有饑饉者不待奏報即便開倉給訖奏聞余嘗善之葢當賑而賑如救焚拯溺刻不容緩使奏報遅延曷有濟哉

宋韓琦請留沒入户絕田不鬻募人耕而收其租以給老幼貧疾謂之廣惠倉立法甚善其後王安石相神宗

行新法鬻廣恵倉田以為青苗錢本惟知利國而不知利民卒之民病而國亦無所利焉一廣恵倉也由魏公而置由安石而鬻相去奚啻千萬哉

自禹以歴山之金鑄幣救人之困湯以莊山之金鑄幣贖人之無饘賣子者而鑄金為幣之製興然初未詳其鎔冶之功為何如周郭之形為何式也自太公立九府圜法而錢有專司輕重以銖以賑救民民患其輕也於是乎有母權子而行若不堪重於是乎有子權母而行

輕重得宜公私交便有無賴以相通軍國資以充裕此錢布之所以流通而無弊也自時厥後秦有八銖漢初有榆莢八銖失之太重榆莢失之太輕太重太輕非所以裕國計資民用也故武帝斟酌其宜鑄五銖錢周郭其質後世論者以為得輕重之宜蓋銅出於山成於人若錢之為質輕而可以多取貨人孰不盜鑄以圖利嚴刑峹法有不能禁者錢之為質重則銅炭之費鎔冶之工監督匠役設監置場之所需一錢之用不足以償一

錢之本國家又何賴於鑄錢哉故鑄錢必始於權輕重而輕重之得宜莫過於五銖誠倣漢法之五銖鼓鑄以利民則府庫以實而國用有儲乃得錢法之中總之鑄錢之弊在於輕重屢更屢更之弊三代以上無有也自秦以後始有之世道有隆替風俗有淳漓稽古君子所以致歎於三代以下也

私鹽之害莫若巧法自利之大商與夫擁衆持兵之大梟然是二者非與胥吏汎兵相首尾勢不能行有司能

輯軍隸則大弊立除其一二貧民私竊少許資以餬口者比之網之漏魚而不論斯上下均賴之政也

人禀五常而備五倫倫莫先於君親常莫要於仁義戰國時功利之說中人而倫常之理掃地矣惟利是求而遺棄其親者有之背叛其君者有之雖為其君親者亦惟利是視無怪其子若臣之遺已後已也故梁惠王首以利國問孟子而孟子即告之曰王何必曰利亦有仁義而已矣蓋仁義與利勢不兩立循乎利則至於不奪

不饜遵乎仁義則人各親其親各敬其君而和順之風被乎天壤然則人何苦而不為仁義去功利哉

明德即慎德也慎德即所以明德也格致誠正各極其功而德明矣由是而有人有土有財有用即修齊治平之事也

天之於民呼吸相關毫釐不隔和氣致祥乖氣致異是以聖王敬天即以勤民重農事恵鰥寡所以誡萬民而動天鑒也樂記曰民有德而五穀昌詩曰綏萬邦屢豐

年蓋以求天之貺必盡民之事而盡民之事又非徒促耕捕蝗之虛文也董戒勸勞之有方禮樂刑政之不忒則應感之符自有莫之或爽者然為上者知天人之響應而又必盡人事以代天工重懲游惰輕傜薄賦使民知惟力田為安利疏川渠修塘堰以資灌漑然後農不督而自勤財不斂而自阜雖有旱乾水溢民無菜色若縱民暇逸而田疇荒倉廪匱即使五風十雨亦難望其自天降康矣

漢文帝除肉刑改為笞法然笞五百者率多死至景帝減其數定箠令以竹為之自是笞者得全史載死刑既重生刑又輕民易犯之余以為生者易犯輕刑較之生者或致於死不猶愈哉且既犯輕刑則非當死之罪明矣而被笞至死仁者所不忍也文景並稱有以哉

臯陶之稱舜曰好生之德洽于民心言無刑之必本於仁也漢宣帝能用于定國為廷尉可謂得其人矣置廷尉平可謂稱其名矣而仁敬未孚本原未粹此其所以

有趙蓋韓楊之獄

司馬光曰春秋傳云兵事以嚴終為將者亦嚴而已矣傚程不識雖無功猶不敗傚李廣鮮不覆亡余謂用兵以得人心為本寛以濟猛猛以濟寛若徒以法繩之又安望其冒鋒刃而樂為用哉

文以治内豈内地絶不講武略武以治外豈外地絶不敷文德哉若然則干戈起於肘腋何以克戡而延頸嚮化者終古不霑王澤矣惟夫文以濟武武以濟文而剛

柔互施焉則折衝樽俎文非徒文也武在其中矣德威惟畏武非徒武也文在其中矣

人君一日萬幾布政出治端惟一心心欲其虛不欲其實虛則受益孔多實則忠讜莫入也唐太宗初年聽諫不違改過若決其後頗自以為是遼東之役力排衆議行之至於傷威損重始恨魏徵不在蓋太宗能治其事之末不能治其心之本事可勉强於一時而心不能持之於永久故其始也若是其虛受至治成則放焉究非

虛其心者也虛其心則無内外無始終安止順則人欲無由而閒之故爲君者莫先正心

易云謙尊而光所謂謙者豈徒卑宮室罷貢獻辭尊號郤瑞符已哉清明在躬志氣如神事天之謙也闢門明目舍已從人用人之謙也毋長傲毋縱欲毋極樂毋滿志莅政之謙也具此數者然後有以持盈保泰長此乂安昔魏徵當貞觀極治時上十漸疏可謂勸其君以有大而居謙蔡京當新法敗壞之餘猶進豐亨豫大之說

以蠱惑君志賢奸之用心從可知矣

蘇軾有言麴糵鹽梅和而不同也葢臣之於君不以阿諛為善亦不以激訐為高惟視乎理之所在而已矣苟合乎理君是之而臣亦是之不入於同也苟背乎理君非之而臣亦非之不入於同也若君之所為合乎理而臣矯之以為非固不可倘君之所為背乎理而臣諛之以為是不更謬哉

天下至廣也萬事至賾也雖有智者博量卜度不能窮

其然惟以誠行之則至簡至易易所謂乾以易知坤以簡能者覇者之驩虞豈無假仁義之政然而不誠也三代以下欲治之主多矣惟其不誠是以無禹湯文武之盛是知治天下者能致其一於智仁勇以行之乎君臣父子夫婦昆弟朋友之間而身不修家不齊國不治者未之有也推而達之天下而天下不平九經之績不舉者亦未之有也若夫舍誠而別有所資焉是猶北轅而適越

大田之詩曰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忠順之意形於禱祠親愛之心並非勉强及公田既渥私田亦霑婦子恬熙樂其樂而利其利仍歸於上之所賜耳自非上之恩德素逮有以淪肌浹髓其孰能誠民心志至於大順如此哉𠂆考甫田之詩曰我田既臧農夫之慶即其恵下勞農之念所以感民者深則其施於政事者固不可考而必其漸仁摩義非歲月之暫可知矣

遐方入貢梯山航海懸檀度索効幾百千人之命力致

之京師不過供一時觀玩已耳人君奉天子民雖日孜孜猶恐不逮況更怠荒其何以治秦皇令徐福往海上求神仙終失千人無所得漢武令貳師將兵求大宛汗血馬費經百萬人亡過半得馬纔二十匹是二君者非儼然為民父母乎夫告父母以殺其子雖愚人不為豈二君智不及此良以逞己私則不顧人命也卒之秦忽而亡漢幸而免亦安能長享其樂哉

天下之治不生於富庶之日而常基於經營勞苦之時

亂不肇於板蕩之秋而常伏於宴安逸樂之際是以人君憂勤則業成驕肆則政壞

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無時不慎也敬之敬之天維顯思無事不慎也人情於可虞之際或致其矜持而當已安之日易生其忽略於所易忽者而無所不用其慎斯所以制治保邦而永享鴻業也歟

覆校官檢討臣季學錦

校對官編修臣裴謙

謄錄監生臣倪時慶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子部

日知薈說卷二

二三

詳校官主事臣陳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卷一萬三百五十一　子部

日知薈說卷二

天命之謂性性之與理本非有二蓋天以於穆不已之理化生萬物而人得此理以為生即具此理以為性故體之於人即可以識天命之不貳而驗之於天又可以察人生之无妄無極太極太極陰陽此天之一理所流行也性緣理而立理從性而生此人之本乎理以為知覺也不禀乎天則性何自來不應乎事則理何由見故

理為制事之宜乃百聖不能易之至言也夫豈別有所謂理而可以妄加之於人哉通乎此則一貫之道也性善之旨也然非至誠之人不能達其説蓋誠為應事之本忠君孝親必極其誠極其誠然後能合其宜合宜者道心也一有偽焉則悖其宜悖宜者人心也自舜發道心人心之説後世學者遂謂道心為天理人心為人欲而不知道心乃性理之端倪程子所謂纔説性時便已不是性也即如太極中雖具陰陽而不見陰陽也至於

分而為陰陽則固非太極矣然則性理而但該之以道心可乎若夫陰中具陽者動根乎陰也陽中具陰者靜根乎陽也陰陽包含於太極者兩儀已立之後也太極不雜於陰陽者二氣未分之初也所謂維天之命於穆不已者其不外是乎至於晝中有夜夜中有晝男中有女女中有男水中有火火中有水之論雖其相生相伏之數也要之其去太極亦已遠矣方之於人則如人心之不可為道心也未達於性理者自作主張別生枝葉

妄自以為有道心而不知其入於人心為已甚矣善學者求其性之固有循乎己之當為克己復禮由思誠以入於至誠服膺弗失則一貫有期即性即理本源之學於是乎得致用之道於是乎通古聖人覺世牖民之至意亦於是乎為不虛矣

天命之謂性秉乎天者即生生不息之理率性之謂道體乎人者皆生生不息之心此仁之所以包四德而羞惡辭讓是非皆原於惻隱貫萬善而親親仁民愛物皆

根於不忍也

天有四德而元為長人有五常而仁為首故孟子曰仁人心也言仁者心之德愛之理有仁然後可以成其為人以明仁之不可須臾離至程子復曰滿腔子是惻隱之心蓋與孟子之論互相發明夫惻隱之心為仁之端未有心具乎仁而無惻隱之心者也亦未有離惻隱之心而為仁者也蓋仁舉其全體而惻隱見其一端人能由是心而充之凡事莫不用其惻隱則仁豈可勝用乎

非特此也必燕居獨處無所不存其惻隱之心則所謂在腔子裏是也以之克巳則巳克而禮復以之應事則事順而心安滿腔子中無非惻隱之心融融然怡怡然所謂心如穀種仁則其生之性豈外是哉

聖人之言其遠如天所謂化不可為聖不可知終身由之而莫能盡者也其近如地所謂日用飲食出入起居無一事之可離無一息之不在者也然遠以近譬近以遠彰遠天即近地之理近地即遠天之施

行道而有得於已之謂德試問有德之君子其所行之道與夫所謂有得於已者為何若乎盖無所得也無所得然後為實有得而德在是矣是德也無得失之見也無人我之見也夫必有人我得失之見而後取與形焉無人我得失而取為誰取與為誰與記曰私恵不歸德君子不自留焉然非獨私恵也即詩所云示我周行以德為恵而君子亦不自留也盖天地與我同根萬物與我一體天下之事無非吾分内之事有何私恵乎示我

以德無非吾心中所固有何必留於心乎廓然而大公物來而順應已不計其為人為我為取為與而斤斤焉於交接之際計其為德乎為非德乎吾其留之乎其不留之乎是皆訓詁者失經文之本旨聖人之意必不若是矣

記曰報者天下之利夫君子不言利而天地聖人則以利為四德之一且以占天下之報者豈不曰報以天下則天下之報即天下之利以天下之利報天下天地聖

人何容心乎故物之来者報之因其自然而各當其理各適其性此利之在我者也物之去也報之亦因其自然而各遂其生各覲其成此利之在物者也利在我而無我利在物而因物所謂以天下之報普天下之利也故廓然而大公物来而順應天地無心以萬物為心聖人無情以萬民為情報者天下之利盖如是而已矣

張子正蒙謂大人有容物無去物大人者與天地合其德者也有心之容乃無容也無心之容乃有容也既為

無心之容則於何物而見其有去来哉於物而見其有去来者必其無心未造於極者也天地聖人如是無心亦如是有容斯已矣雖間有去物亦容其去而已矣即其所去之地亦在吾容中而已矣若謂去物為推之使去是以凡人之心而度天地聖人之無心也若謂去物為物之去而天地聖人聽其自去是猶以天地聖人為有心而度天地聖人之無心也夫無心而有容此大人者所以與天地合其德歟

周子通書曰廓之配天地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也使其不廓則天地不見其為天地安所為配配之云者天地配我而已矣盖仁義中正性之理也聖人行之則為道然是理也豈以聖人行之而增凡人失之而減乎夫有增減則有絶續欲以配不貳不息之天地不能也然天地不遷而遷者也聖人之道遷而不遷者也不遷而遷極乎氣運遷而不遷統乎理極氣會理而理統氣故天地亦吾廓中之天地而已矣

修身莫過乎知禮而徒知無成也必契其本徒契其本亦鮮通也必致其用故致其用則急躁者失涵養之方優游可法矣契其本則詐偽者失踐履之實忠信為美矣忠信以立其基則卓然有自立之志而言不茍言行不茍行内外如一言行相符於是焉修其威儀飾其容止雖温厲恭安亦由是馴致以底於化而已矣是故忠信舟也優游楫也二者雖相資其先後節度君子不可不知也

中人可與為善可與為惡故有命之説使知出於天而各有所限富貴不可倖求貧賤不可茍避用以防其欲念之萌此乃聖人為中人設教也盖天命之謂性此命非所謂利害榮辱之命也混然而太虚漠然而無體雖仁義禮智之德皆其中所包涵也而尚何欲之可防哉上帝之所命命此也聖賢之知命知此也君子之所謂命謂此也若夫防欲之命尤其比之糟粕者耳何也一言乎防欲則其為欲已大而其為命已小矣夫子罕言

命不以此歟
太上無思非無思也盡人物之性而思不可名狀也其次慎思勿動於朋從也夫有所勿動則有不能不動者此固聖人所不能強於常人亦曰教之以睿作聖而已蓋初於思中蕩滌邪穢使之志氣清明義理昭著然後於理事之應無所不通通微則睿而睿作聖矣此自明而誠之事也
邵子謂指節可以觀天掌文可以察地者其明於理氣

之說乎指節象天之四時掌文象地之五方人所易知也人各有所以象之之理舍之而弗由而欲舉手以知天地天地豈易知哉春秋之温肅指弗知也山川之流峙掌弗曉也惟觀四時之運行誠如指節之自動五方之遥隔近如掌文之可睹則氣即理而理即氣三才之道一以貫之矣

少儀云執虛如執盈入虛如有人蓋教人主敬之學也夫言主敬敬豈外來哉心與敬二則有時而敬有時而

不敬又安能合虛盈有無而一之哉聖人教人常使人反身而誠誠在於身又焉用反此其義正與少儀相發明學者誠能與敬合一則執虛與執盈入虛與有人原無二致不見有敬之可主況有不敬之事乎

易曰聚而上者謂之升實君子為學力行之大法蓋地中生木有循序漸進之象焉故其象曰君子以順德積小以高大地中生木非助長之比也積小以成高大則有事焉而勿正也聖賢教人之法非一端莫不歸於溫

故而知新循序而日進若夫推之為治而允升于大猷亦未有不由於此非聖學之外别有治功也

莊周云不物故能物物言無心則無物之見存然後能盡物之情而無所蔽也有物無物如鏡之照與不照而鏡有所不知大物小物如鏡之大小隨應而現而萬物各一其象其於道非槩乎無所見者然其異於聖道者即在此聖道若何曰聖人有心而無為

莊周曰至人無已非無已也無有已之見也其消息冲

融猶透水月華虛而可鑒夫月現於水而月不自見其為月猶物備於我而我不自見其為我則雖應物而動猶不動也故以静止動者猶之塞耳而不聞耳尚在也不動則可矣動則物或擾之至人之無已也譬之無耳尚何有於動不動哉然聖人之止所當止而不見有已與物也則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

莊周謂無用乃可以得大用所謂無用者謂為世所棄也所謂得之為大用者以不材終其天年也是以求得

大用而漫為無用以避世患其與戰國縱横之學相去蓋一間耳君子行法以俟命然幾見其必逄世患哉周之論單豹張毅也又明言其兩陷而無所逃故余謂周之書以知命達生為宗其實命不能知而生亦未能達也

君子謹言慎行欲其身之無過正心誠意欲其心之無過内外交修功每相資者皆言其用力也心體本無過聖人無待於去過舜之由仁義行非行仁義是也

人君慎德而後德盛然慎之為言通内外貫終始徹有矜放之心則非慎矣非慎德安得盛哉德不盛則敬不能勝怠義不能勝欲而狎侮作矣狎侮之念萌於中則狎侮之事見於外待賢之禮有必虧臨民之體有必失故慎之為言徹上徹下而務絶其狎侮之萌者也然以慎德而制夫狎侮狎侮仍未忘也茍慎或有時而懈狎侮之乘也如故惟夫慎之又慎以至於無可慎則德盛而不自知其德之盛於狎侮乎何有非聖人孰能與於

斯哉

文之興也敬之所以漓也然無文又不可以表其敬是蓋體用相成之義而立其體以達其用者蓋少逐其用而反背其體者蓋多聖人有見於人之若是也故正告之曰至敬無文然文之為文亦豈外至敬而別有所謂文哉

張子謂不聞性與天道而能制禮作樂者末矣子貢嘆性與天道之不可得聞此即其得聞性與天道也使以

性與天道為可聞則並文章亦不可得聞矣文章者何即禮樂也禮樂與性天並非二事然制禮作樂者必有聖人之德而居王者之位是不可以得兼也豈常人遂不可聞性與天道乎性與天道日在人目前而人弗由之雖揖讓俎豆之間俯仰琴瑟之側謂之為能禮樂者不可夫不有無容之禮無音之樂以與人相周旋乎識乎此則所居者安和而悅豫所謂惟聖人為能饗帝唯孝子為能饗親者具於是矣

天子之貴四海之奉其娛心志悅耳目者何窮而周公作禮必曲為之防者所以謹患難於未然杜放逸於未作故雖一食之頃必以樂侑樂主於和而入人者深所以優柔涵養而導之以心和氣平於是乎天下之大本立矣

聖門弟子三千其賢者七十有二人皆有志於學孔子之道而資禀之剛柔學問之深淺雖聖人不能強齊故同一問仁必因其人而荅之如告顏子以四勿示仲弓

以二如二子固七十子中之首出者然四勿則大而該二如則簡而約蓋惟顔子可以盡絶私意直探本原而仲弓則猶待勉強之功以造乎仁者也學者由仲弓之敬恕而日積之至於私欲盡天理行斯即顔子之克復歸仁可決其幾於一日聖人之仁體不即在我乎謙尊而光畢不可踰非止應事接物之間爲然也旦明夙夜無時而不然如執衡焉必適其平如執權焉必適其中守之以兢惕奉之以退讓夫如是則有所持循而

驕泰之氣日益以消冲和之美日益以積豈非德之柄乎

天之生聖賢也非欲其自善一身樂道守困於世無補以終天年而巳必將使其以先知覺後知以先覺覺後覺故聖賢所處雖用舍不同而畏天命憫人窮以斯世為巳任其心未嘗一日息也顔子與孟子其揆一而巳矣孟子當戰國時王道式微處士横議天理民彝不絶如綫百姓困於虐政如在水火中而拯救之不可以少

緩故不得不如孔子生春秋時而以命世自任不敢效顔子之閉戸者然設使顔子之時而無孔子則簞瓢陋巷油然自樂者必變而為斯世斯民之憂惕然而不能自已蓋孔子在則顔子從師顔子之憂孔子憂之矣孟子嘗云禹稷顔子易地則皆然顔子之異於禹稷即其地之異於孟子耳乾父坤母民胞物與之量與夫皇皇汲汲痌瘝一體之心曷嘗少異哉

身欲勞而心欲安身勞惟何義理之事多不適已必寧

受其勞而為之心安惟何中和之養多不從欲必強求其安而為之推而至於利害死生之際莫不惟求其心之安而不顧其身之勞習之久而漸即於化焉亦能泯安勞為一致合身心為一體矣故求仁得仁心之既安身雖勞亦安也若狥利縱欲以求身安心甚勞而身亦不安也故修身俟命之君子勞則不避安亦不求故常得所安而亦不見其勞焉耳

張横渠曰心統性情情之未發則為性自其初發未發

之間氣秉理而出性動而為情者曰知覺知覺者吾心之良知良能也然非本天命之性又何以發皆當理而不失其天哉故又曰合性與知覺有心之名

君子之治喜怒哀樂也惟在涵養之功涵養之功亦曰存誠主敬而已誠則无妄敬則無慢存之於不睹不聞之地而謹之於莫見莫顯之時至於久而不已則天理全而人欲泯惟率其性之本然而發為情之至正喜怒哀樂有不中節者乎故敬以直內涵養之謂也義以方

外喜怒哀樂中節之謂也欲其發之中節必其存之也中中者中也中節者和也中而和則大本立達道行而天地以位萬物以育矣

一物各有一理而物物共此一理大小始終表裏精粗皆本純一之理以行之不息之誠以守之自夫婦日用之常以至於家國天下之際統有宗會有元汎應酬酢無不曲當一貫之道至此而得矣

忠信不主則或存或亡而不能保其不失聞義不徙則

或作或輟而無以為高遠之基善人之質美末學主忠信而不徙義者也然無徙義之功則忠信亦不能察識擴充以復其本然之全體故精義以啟徙之端所以察識此忠信也集義以盡徙之實所以擴充此忠信也

聖賢教人惟在收其放心所以收放心者尤當於静時求之蓋人心之動因物以遷是心之放由於動也惟於静時主敬存誠以涵養之偶有私欲之萌即省察而克治之如是則放心收而天理之公常在我矣朱子所謂

無事則專一嚴整以求放心即此意也蓋專一誠也嚴整敬也不誠則理不能存不敬則私不能克私克而理存放心收矣

君子之學所以己物兼成者亦曰明通公溥而已明通本於靜虚公溥本於動直動於外而直返之於内則公溥靜於内而虚達之於外則明通合内外徹上下孰有外於誠之理乎

周茂叔有光風霽月氣象蓋其廣大寬弘之量得太極

自然之理又與二程張朱有不同者矣故茂叔生知者也明道幾於生知者也伊川横渠晦菴學知者也横渠教人以知禮成性伊川教人以主敬其氣量固不若茂叔之廓然然而同為傳道之大儒則又所謂及其成功一也

福善禍淫天地之心也然亦人之自取天地豈有成心哉或者謂一灾一異皆有其應一言一事皆得其報是以已之私心度天地之有心也或者謂天變不足畏感

應未必然是以巳之放心度天地之無心也
學者希聖而希天其所以用力之道必省察以謹其幾必涵養以完其性幾不可不謹否則縱性不可不完否則狹縱而狹有一不可言學也故主一無適而本立矣格物窮理而知致矣返巳體察而實踐矣夫然後優而游之饜而飫之鳶飛魚躍無非自然之趣也沂水春風無非自若之天也於以暢吾中而廣吾志私欲潛消渾然天理殆與造物者游而豈兀若槁木自以為有得者

所可比擬哉

中也者天下之大本以言乎内也和也者天下之達道以言乎外也中庸則兼内外貫終始為天命之當然精微之極致孔子所以歎聖者能而民鮮能也

程子曰在物為理處物為義理雖在物而莫不涵於此心也内也義雖因物以處而要皆此心之裁制也則義亦豈在外哉故當其寂也為在物之理義之藏於無眹也當其感也為處物之義理之呈於各當也由是言之

舍理則不可以言義而外義則不足以為理君子不憑心以為理以理之麗於物者為理此萬物皆倫之體也非徒循物以為義以循物之理而處之各得其當焉此萬一各正之旨也

物無終始而一歸於朽鳥獸之飛奔斃焉而朽華木之榮爛蟲生之而朽草茂於夏而秋朽之燈明於夜而晨朽之金鐵之剛或煆之玉石之堅或琢之其終亦莫不歸於朽其於人也亦然被服衣裳爭名競利其生則榮

沒則已焉於是卓然有志之士思以立德立功立言三者各埀不朽於世吾謂立德而無傳道之言以牖来者安知不使人疑為黄叔度之儔立功而不本於内聖外王之學安知不為管商雜覇之治至立言則蘇張莊列皆能之適以為生心亂政要必如漢之仲舒隋之文中子唐之昌黎然後可謂立言而仲舒文中子昌黎未始不本於道德仁義以為言條對時事又章章有本末可見施行由是觀之必合三者而皆有之庶幾可稱不朽

焉耳

舜之告禹曰人心惟危道心惟微惟精惟一允執厥中

志以道寧之事也伊尹告太甲曰有言逆于汝心必求諸道有言遜于汝志必求諸非道言以道接之事也

程子曰無適之謂一又曰整齊嚴肅則心便一學者内而無適以存其誠外而整齊嚴肅以致其敬内外交修動静有養而德一矣德一則常而純常而純則動惟以理吉之道也

王守仁曰求靜之心即動葢至人無心以萬物為心以萬物為心者即萬物之一動一靜無非至人之心也彼其逐逐於物而失其本心者非物之動其自心動也以是為可厭而求靜以安心者不知其動為已甚也且夫厭城郭之喧譁者走而之鄉邑為可避矣久之而鄉邑猶有人在也又走而之山林為可避矣而山林之中鴉鳴雀噪不可避也即驅鴉雀而空其林風生籟動肅可避乎周濂溪曰動而無動靜而無靜程明道曰動亦定

静亦定豈必却動以求静哉

地主載以任養萬物為功仁道之行無物不載則仁乃萬物之地也儒行謂敬慎為仁之地譬夫觀海者但見其汪洋無際而忘其載而振之者地也必敬慎之心無往而不存然後仁能體事而無不在猶地之可以載水水之不可離地也静而不能敬慎則心放而仁之體無所託動而不能敬慎則理失而仁之用不能行然非以仁居之則所為敬慎者亦且空洞而入於虚無矣

海若之見少非謙言也然猶有見在焉故不過博向若之歎非無名也比之河伯其為小大則殊矣其為自多又何以異哉至人之見見無見也不存乎見少況存乎見多哉譬之契水之本源而天下無非水也大而為渤海細而為牛蹄之涔在牛蹄之涔不見其少在渤海不見其多不見其多故可以為牛蹄之涔不見其少故可以為渤海海若之存見少是但可以為渤海而不可以為牛蹄之涔也故大德無名必小德之咸備也大器不

形必小器之盡該也大智若愚必小智之悉察也大功無成必小功之全奏也如是則水一而已何有渤海蹄涔之分哉是之為不貳

聖人虛其心而心存脩萬物而非增無一物而非減如是則雖日與物應而無應物之心無應物之心故天下無不可應之物也葢心猶鏡也必本體至明然後物至必照而無物可以蔽之塵集於鏡而鏡即照塵奩掩夫鏡而鏡即照奩墜鏡於塗而鏡即照塗舉鏡於空而鏡

即照空其本體之明不可息也苟雜鉛錫以爲鏡則雖勤拭之而其昏也不待頃焉聖人之心常明以其湛然而無欲耳

謂天地爲有心乎有曰天地無心而能生物者矣謂天地爲無心乎有曰天地以生物爲心者矣是天地之心不可見於物之生生不息可以知天地無心之心無之心不可謂無既無心矣不可謂有然則謂天地之心即萬物之心不可謂萬物之生皆分天地之心以爲心

庶乎少近之耳然萬物之各執其心以為心者并非其本心也不得於已則有怨見可愛慕則生貪天地之心不如是也萬物之本心無以見則天地之心更不可知然物之生既分天地之心以為心則雖牿亡反覆其本心不可得而見而亦非終不可見百事之昏而一事之明則其本體依然可見矣故易曰復其見天地之心上德不德下德不失德德者得於已之謂也其德何似量亦隨之上德之不德其量不可量也下德之不失德

其量猶可量也夫有可量則仍與天地不相似天地以不可量者為量此天地之所以為大聖人之為聖奚以異是

思慮人之所必有豈能盡絕之使息耶況此有以絕之者又非思慮而何哉惟居敬以立其本廓如太虛之澗而不覺其廣朗如秋月之皎而不覺其明應物而不應於物役人而不役於人夫然則理尚不自立而況於欲乎正尚弗自居而況於邪乎夫有意息思慮是錮扃以

防賊也任思慮之外馳亦開門以延寇也延寇者固不足道而防賊者亦豈有得哉且大盜惟恐其錮之弗固也

老氏之絕仁棄義固以煦煦之仁孑孑之義為不足高也況非仁義乎晉人之絕仁棄義乃有執乎仁義不足高之意而特以此為是也夫有所為是豈老氏之旨哉老氏之道固不足以治天下況效其糟粕者乎

仁之未發也渾然廓然大中至正而已矣人欲觀仁不

知何者之為仁也惟其接於物而如心之謂恕然後有以見夫仁之施是故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仁之行乎恕者也強恕而行求仁莫近恕之歸乎仁者也

觀書所以長我志氣拓我聰明且日知所未知日行所未行久之而内不見我書即為我外不見書我即成書此與書為化而不以心稽者也故易大傳曰默而成之存乎德行

聖賢之學即見乎聖賢之書使聖賢於書之外別有所謂學則書非聖賢之書學亦非聖賢之學矣聖賢立教本欲使人人因書以修聖賢之學以至聖賢之地豈有遺哉豈有隱哉

尊所聞則高明行所知則光大是語也曾子言之董仲舒舉以告其君橫渠張子又稱之以教學者則知上而人君下而學者均當自勉毋使徒聞而不尊知有餘而行不足以日入於空虛無實之學焉則幾矣

大學端本於明德而已及於新民用力於知止而已要乎能得所操者約而所該者博理固如是也然必至於本末無間終始合一無所謂先而無不可先之即先天而天弗違也無所謂後而亦可以後之即後天而奉天時也非大人之學其孰能與於此

敬者志之所由以立者也敬於所存則志於希賢希聖敬於所發則志於堯舜君民徹上徹下無內無外察理則思極其精處事則思極其當如是則吾性吾命之學

與修齊治平之實一以貫之此嚴恭寅畏所以事天而
古聖人之修已以敬而安人安百姓者舉不外此也
學記曰先王之祭川也皆先河而後海君子之學何以
異是溯性命之原返昭曠之本湛湛然出之無窮之府
引之不竭之淵所以疏其源也遊之乎詩書之圃行之
乎仁義之塗沛然其內充而外達也浩然其日引而月
長也優游漸進不舍晝夜而終必至乎大成所以竟其
委也雖然疏其源而達其委者又豈有所作為也哉孟

子曰如智者若禹之行水則無惡於智矣君子為學無躁進之志也無穿鑿之巧也順之以自然而待之以積久至於一旦豁然貫通則達海之勢有莫能禦者矣不然者無萬川之歸又安能不竭於尾閭之洩哉

四子言志於由點一與一哂在聖人初無埀教之心而點而成之化而裁之已使人有悠然自會於意言之表者故聖教如化工云

周官亨人掌共鼎鑊以給水火之齊而戴記有曰三日

三夜無絶火蓋物有久而後熟如此者讀書亦然立志以端其本如煑之先以烈火也主敬以敕其中如謹視其火候也涵養以成其終如物既熟矣以細火養之使全其味也如是而才醇而德美矣讀書而未至於成則是煑八珍之物半熟而置之也不可惜乎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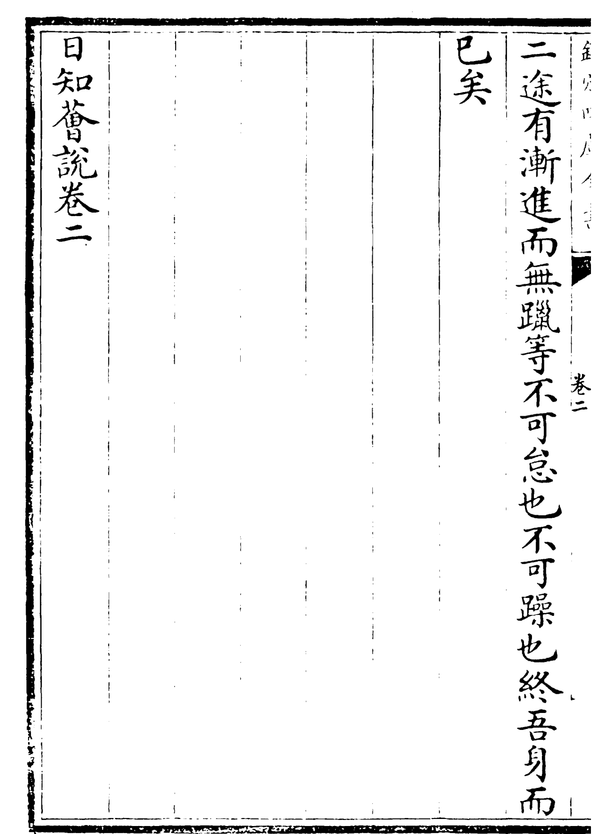
萬物其同乎羽生者不可以疾趨鱗生者不可以陸游萬物其異乎含靈者咸具其覺知成形者胥歸於物化然有不同不異天地不見其大而纖芥不見其小嘗乎

物我之間而不識其名之自始者其誰耶故螟蛉蜾蠃異體也苟視之則速肖之仲尼顔子異形也苟視之則速肖之自其異者而觀之則無同自其同者而觀之則無異也若是乎同異之不可恃而人第執其既肖以後者為同而不知肖者非生而同又烏知其不同者之一本於大同耶

人之心即天地之心也人心之所接皆天地間萬有不齊之物以一心應萬事而有餘者聖人也聖人情順萬

事而無情不見有已不見有人故無所為思常人則心役於物思之所以憧擾而朋從也朋之從雖有善不善之分即善而出於朋亦有私繫之失非聖人大公之善矣況乎其有不善者乎

周子曰誠者聖人之本又曰中正而誠則聖矣中正而誠思誠之學也思而誠與誠者無異矣及其知之一及其成功一此之謂也中庸言學曰其次致曲困知勉行者必加人一已百之功焉是以聖人之道有一致而無



二途有漸進而無躐等不可怠也不可躁也終吾身而已矣

日知薈説卷二